

詩意無聲畫有形—— 傳趙令穰和林椿〈橙黃橘綠〉的文圖學解讀

■ 衣若芬

宋代畫家趙令穰（約活動於1070-1100）和林椿（約活動於1174-1189）都繪有題為〈橙黃橘綠〉的畫作及傳稱作品，皆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本文採取文圖學的研究視角，分析圖像文本和題詩文本，解讀兩件同名異狀的畫作。

傳趙令穰筆〈橙黃橘綠〉是小景山水畫，承續了北宋惠崇一脈的畫風，約作於南宋初期。高宗題詩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。正是橙（棖）黃橘綠時」，合乎蘇軾（1037-1101）〈贈劉景文〉詩句的南宋版本，將蘇軾贈友人的私情化為公意，令觀者容易代入，畫面的虛化留白啓人悠遠想像。林椿〈橙黃橘綠〉沒有題詩，是黃橙和綠橘的植物寫生。因蘇軾「橙黃橘綠」在南宋衍生出的「好處」兆頭，或許在宮廷中蘊含吉祥的寓意。

前言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收藏兩件題為〈橙黃橘綠〉的宋代作品，¹一件題為趙令穰筆（圖1）；另一件林椿款。²（圖2）「橙黃橘綠」令人聯想蘇軾的詩〈贈劉景文〉，趙令穰畫作對幅正有宋高宗（1107-1187）題此詩。兩件〈橙黃橘綠〉同名而異趣，傳趙令穰作品是小景山水畫；林椿作品則是黃橙和綠橘的植物寫生。

談到南宋宮廷藝術的詩畫抒情傳統，以及寫實筆法，這兩件作品經常做為代表展示，³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富，基本解決了這兩件作品的時代和筆法風格問題。概括而言，傳趙令穰〈橙黃橘綠〉和更為可靠的趙氏作品〈湖莊清夏圖〉（圖3）筆墨稍異，是承續了北宋惠崇（965-1017）一脈的小景山水，約創作於南宋初。林椿是孝宗淳熙年間（1174-1189）

畫院待詔，本幅可能是做為糊於宮室窗櫺薄絹的裝飾圖案。⁴

然而，仔細閱讀傳趙令穰〈橙黃橘綠〉對幅高宗題詩，部分文字與現今通行的蘇軾詩有出入。趙畫一說作於徽宗朝，則是先有畫，其後高宗引用蘇軾詩為題畫詩；抑或畫家依御書詩而創作詩意圖？趙畫的圖像與文字關係如何？至於林椿〈橙黃橘綠〉，是否由於缺乏題畫文字，未必要鉤連蘇軾詩而不含詩意，只能看成摹寫水果的繪畫？

以上諸困惑，涉及對兩件畫作圖像文本和文字文本的深入解讀，本文擬採取文圖學研究思路，佐以史料文獻再加探討。文圖學吸收藝術史的方法論和見解，重視文本的開放性和包容多元性，不以作品真偽判斷為唯一價值標準。除了作品的形式結構和筆墨技法等視覺本質，並留意其創製生產環境、遞藏流通網絡、



圖1 傳宋 趙令穰 橙黃橘綠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宋 林椿 橙黃橘綠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 宋 趙令穰 湖莊清夏圖 卷 波士頓美術館 (Museum of Fine Art, Boston) 藏 取自Tung, Wu. *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s: 1,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*. Boston: MFA Publications, 1998, 53.



圖4 宋 馬和之 後赤壁圖 卷 宋高宗題蘇軾〈後赤壁賦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·繪畫編·2·宋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，頁228。

使用目的功能等等，試圖闡釋文本的文化意涵和審美意識。⁵

傳趙令穰〈橙黃橘綠〉圖的詩畫互文

選取詩文全篇或截句創製繪畫的詩意圖歷史淵源悠久，⁶北宋郭熙、徽宗畫院考試也都好作詩意圖。李慧淑教授注意到南宋詩畫對幅的皇帝（或皇后）寫詩、畫家作畫的君臣主從尊卑關係，認為可能帝王選詩，或者朝臣為帝王選詩，而後畫家奉命繪圖。⁷由此推想，傳趙令穰畫〈橙黃橘綠〉不會早於高宗朝。

南宋宮廷詩意圖呈現的是帝后的文學愛好和審美品味，現存高宗的詩意圖題詩如以王涯〈秋思〉題馮大有〈太液荷風〉、為馬和之〈後赤壁圖〉題蘇軾〈後赤壁賦〉（圖4）、以劉敞〈葵花〉詩題〈葵花蛺蝶〉（圖5）等。傳趙令穰〈橙黃橘綠〉對幅高宗題詩：

荷盡已無擎雨蓋。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處君須記。正是橙（棖）黃橘綠時。

（圖6）

現通行的蘇軾詩集著此〈贈劉景文〉詩云：

荷盡已無擎雨蓋。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須記。最是橙黃橘綠時。⁸

雖然有兩個字不同，並不影響全詩含義，一般不以為意。但是如果核查蘇軾詩版本，便知高宗題詩不但時代接近蘇詩，也合乎蘇軾創作的文學淵源。

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」，見於南宋孝宗時刊《東坡集》、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，以及明代成化年間刊《東坡七集》。「正是橙黃橘綠時」，見於南宋孝宗時刊《東坡集》、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和《施顧註東坡先生詩》。可知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。正是橙黃橘綠時」是南宋時版本通行的內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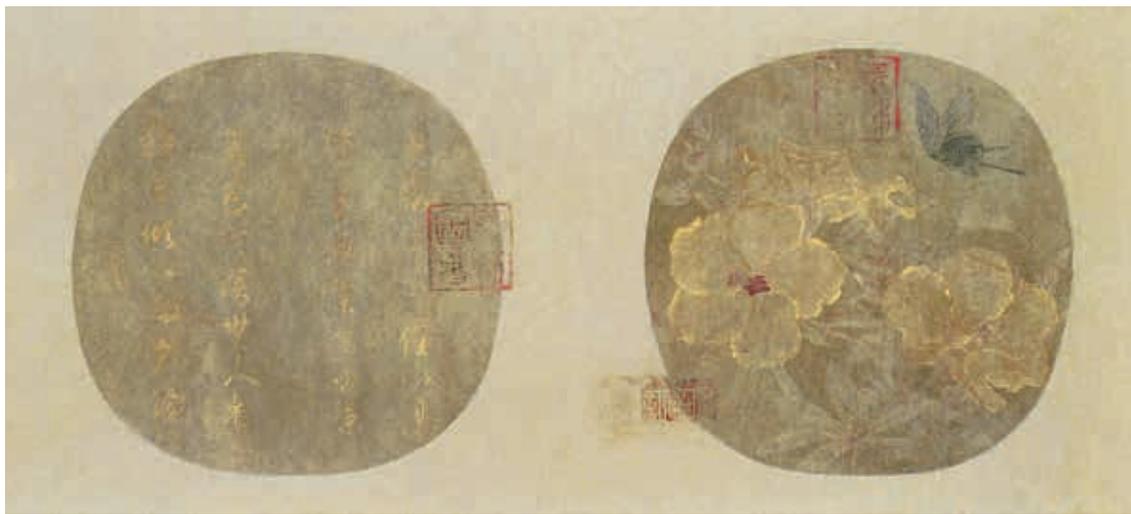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宋 無款 葵花蛺蝶 宋高宗題劉敞〈葵花詩〉 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取自山東省博物館、山東省文物古研究所編，《魯荒王墓（下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4，圖版一三三。

再看宋人引述此詩的情形，例如葉夢得（1077-1148）〈鷓鴣天〉，詞前小序云：

東坡嘗有詩曰：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此非吳人無以知其為佳

也。余居有小池，種荷移植十本於池側，每秋晚，常喜誦此句，因少增損，以鷓鴣天歌之。

葉夢得將東坡詩樂括嵌入自己的詞作中：

一曲青山映小池。綠荷陰盡雨離披。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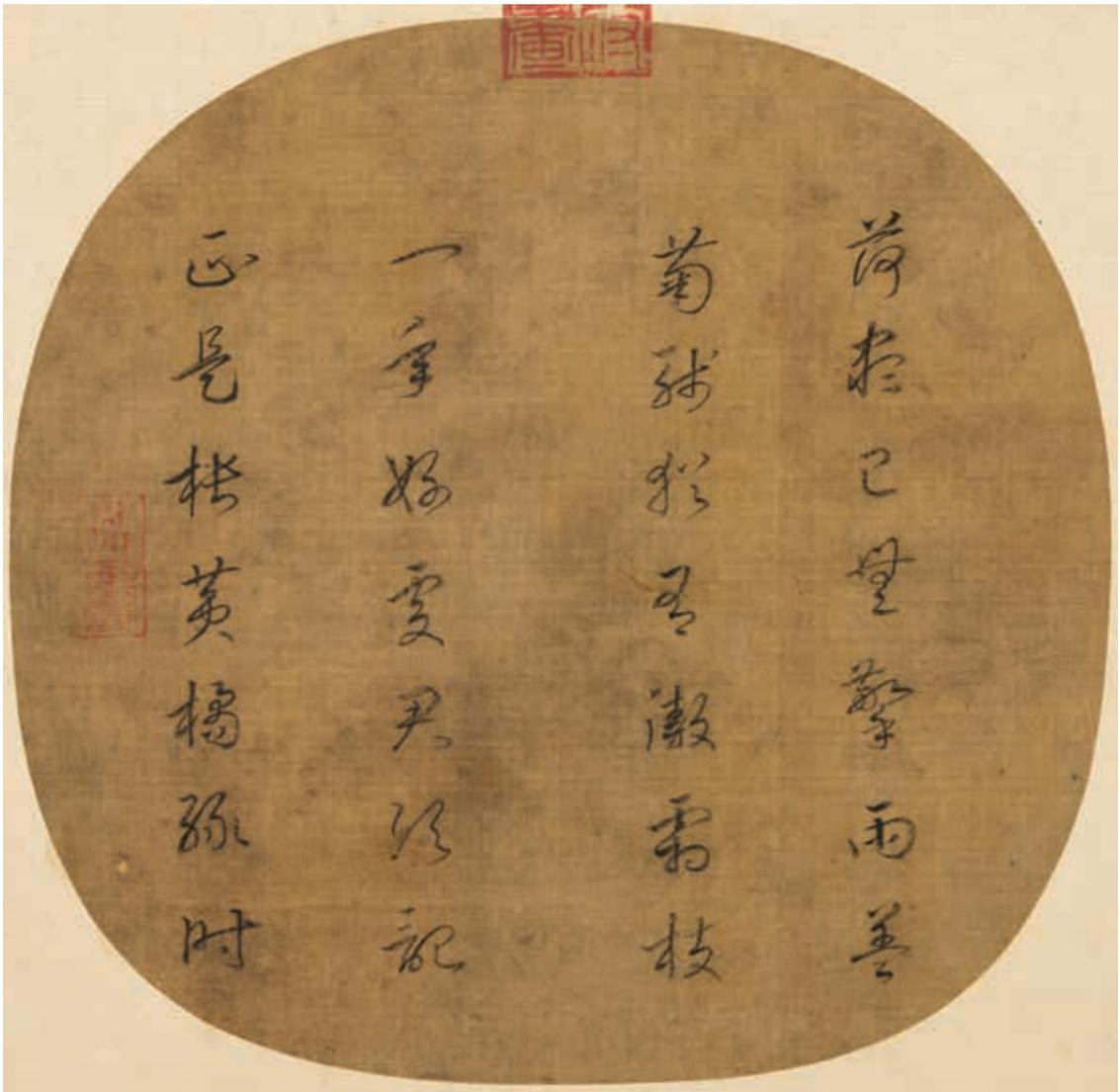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 傳宋 趙令穰 橙黃橘綠 對幅 宋高宗題詩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人解識秋堪美，莫為悲秋浪賦詩。攜濁酒，遶東籬。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。⁹

詞序和詞句都作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」，但是「最/正是橙黃橘綠時」則前後不同。

蘇軾詩集版本和宋人仿作的情形之外，胡仔（1110-1170）《苕溪漁隱叢話》指出了此詩

前有所承：

「天街小雨潤如酥，草色遙看近却無。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。」此退之早春詩也。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此子瞻初冬詩也。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，皆曲盡其妙。¹⁰

「天街小雨潤如酥」即韓愈（768-824）寫給張籍（約767-830）的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〉之一，和蘇軾〈贈劉景文〉同為贈友人珍惜季節之意。《詩人玉屑》引用《苕溪漁隱叢話》云：

「天街小雨潤如酥，草色遙看近却無。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。」此退之早春詩也。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惟有傲霜枝。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。」此子瞻初冬詩也。¹¹

如果〈贈劉景文〉承襲韓愈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〉的字詞，那麼「最是一年春好處」便衍化成「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」。而蘇軾〈惠崇春江曉景〉¹²裡「萼萼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」也顯示蘇軾「正是……時」的詩句筆法。

綜上所述，宋高宗題詩「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」合乎南宋蘇軾詩版本的文字，「好處/好景」、「正是/最是」則散見於南宋文人的引述中。即使不需也難以辨明真訛，為了闡析傳趙令穰畫〈橙黃橘綠〉的詩畫互文關係，「好處/好景」、「正是/最是」的情蘊稍異，還是值得再加追索。宋高宗將一首蘇軾贈友人的詩篇做為繪畫題材的用心為何？先看此詩的創作本意。

此詩作於北宋哲宗元祐五年（1090），蘇軾在杭州和劉季孫（字景文，開封祥符人，1033-1092）交往密切，多所酬唱。許多關於此詩的賞析都言過其實，把劉景文形容成落魄愁苦的文人，以為蘇軾詩在勉勵劉景文不要哀感生不逢辰，應該努力奮發振作，這完全扭曲史實，卻是影響極大。¹³

劉景文出身軍武世家，是將官劉平么兒。祖父劉漢凝從宋太宗出征，立下汗馬功勞。劉

平文武雙全，進士及第，傳聞他戰死於征伐李元昊的沙場，朝廷「追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，諡壯武，封其妻趙氏為南陽郡太夫人，子孫及諸弟皆優遷」。劉景文起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稅，王安石擔任提點江東刑獄，在廳事見小屏上劉景文題詩，大為激賞，於是拔擢他兼攝州學。

蘇軾認識劉景文時，他正以左藏庫副使為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，駐紮杭州。蘇軾作〈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〉記敘他們在有美堂燕集的情誼，後來推薦他知隰州。劉景文有詩集《橫槩集》，後不傳，存世二十多首和蘇軾往來的作品。蘇軾形容劉景文：「篤志好學，博通史傳，工詩能文，輕利重義，練達軍政，至于忠義勇烈，識者以為有平之風。性好異書古文石刻，仕宦四十餘年，所得錄賜，盡於藏書之費。」¹⁴劉景文的藏品包括王獻之（字子敬，344-386）的書蹟、宗炳（字少文，375-443）的《一筆畫》等等。元祐六年（1091）蘇軾生日還收到劉景文贈送的古畫松鶴圖和祝壽詩篇。

劉景文去世後，家道中落，蘇軾上奏〈乞賻贈劉季孫狀〉，力請朝廷予以撫恤。或許後人只讀了蘇軾的乞狀，便誤以為劉景文抑鬱不得志，其實不然。明白蘇軾贈詩劉景文的背景，再重讀此詩，便知此詩的含義不是對灰心喪志者振奮鼓舞，而是期許對方躊躇滿志，即使年齡老大，仍大有可為。當時劉景文五十八歲，蘇軾五十四歲，兩人都已步入人生中晚年，恰似「荷盡已無擎雨蓋」—盛夏過去，荷葉凋零；「菊殘惟有傲霜枝」—殘落的菊花還有不畏風霜的枝幹，這兩句詩突顯的是庇護和支撐，久歷官場的兩人心知肚明，要在宦海起伏中不隨波逐流，明哲保身絕非易事，有「擎雨蓋」的青年時光不再，只有靠自己卓然挺立，殘而不亡。



圖7 傳宋 趙令穰 橙黃橘綠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將人生比喻如四季，一年中請友人記得的是「好景」？還是「好處」？我認為，對應於末句的「橙黃橘綠時」，用「好處」較為妥貼。「好處」指「美好的時光」；「好景」指「美好的風景」，此詩前兩句已經寫景，再用「橙黃橘綠」描述風景有些拖沓重複。此時前兩句以景象暗指時光，後兩句直書時光，托以景象。前兩句寫花葉：綠荷黃菊；末句寫果實：橙黃

橘綠，人生的中晚年是收穫的季節，無論是否有庇護和支撐，要記得的是這美好時光收穫的是人生的積累成果。

至於末句作「最是」還是「正是」？「最是」是比較而來，經由比較，此為極致。「正是」不需比較，當下認定即是。韓愈詩「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」是比較而來，一年最美好的時光是春季，春季到處雨霧霏霏，

綠意盎然，在詩人眼中，最佳的是皇都長安的柳色風煙。反觀蘇軾詩，人生階段逝去不返，無須比較，只要記得並且認定現在便是美好的時光。

在傳趙令穰作品上，我們看到流向遠方的溪河，水邊叢生野菊，夾岸結實纍纍的橙橘，具現了蘇軾的詩中風景，點綴其間的水鳥，為畫面增添動態生命，使得看似靜止的物象有了幽遠的遐思。（圖7）趙畫和高宗書蘇詩互為文本，在對幅彼此映襯，形成觀看時文字和圖像的往復循環，這種飽含抒情韻味的詩意圖，從趙畫的例子可以歸結出三個特點。

一、私情化公

〈贈劉景文〉的作者、時間、對象都一一可考，是一首旨意明確的詩。蘇軾期勉友人老而彌堅，收穫人生成果。詩中的「君」到了高宗題詩變成泛指，如同蘇軾和劉景文年齡相仿，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」，也可以做為自我提醒，切勿因老大而怠惰輕忽。高宗的題詩被認為是晚期筆蹟，亦即和蘇軾、劉景文同感桑榆晚景而情志不衰。蘇、劉二人的私情，被高宗挪用為某種公理。

二、觀者代入

失去膠著於原文的依附性質，模糊指涉人物，於是圖像與詩句呈現文本的開放樣態。高宗的「私情化公」，打破了「君」的專屬定義，所有觀畫讀詩的人，都可以是「君」；都可以從自身的生命情境尋求在欣賞詩畫時的投射代入。於是，感動油然而生；觀者的感動通常無法用語言文字道盡，而是隱約的圖景，是為畫意詩情。

三、虛化留白

觀者無以傳達視覺經驗引發的心靈觸動，除了閱讀文字產生的認識理解，還借助直觀的

畫面景象。許多啓人悠遠想像的畫作，都虛化部分畫面或保留空白，彷彿那空間能迎接承放觀者莫名的情懷。

林椿〈橙黃橘綠〉的吉祥寓意

帶著歸結詩意圖的三個特點認知，再看林椿的畫作，我們首先注意到這幅畫沒有題詩，缺乏前述「私情化公」，吸引「觀者代入」的成份。（圖8）如畫題所指，畫中清楚展示黃的是橙；綠的是橘，有如果物圖鑑，沒有「虛化留白」，也就難以促發觀者興起詩情畫意的聯想。

我們甚至還可能質疑：這幅畫和蘇軾的〈贈劉景文〉有沒有關聯？這是一幅詩意圖嗎？

「橙黃橘綠」一詞可能始於蘇軾，南宋詩中常見，例如：「好處分明是，橙黃橘綠時」¹⁵「不辭雨卧風餐裏，可惜橙黃橘綠時」¹⁶「泛舟荻脆鱸肥地，把酒橙黃橘綠天」¹⁷「處處橙黃橘綠，家家蓴菜鱸魚」¹⁸等等，這些詩句裡的「橙黃橘綠」都形容秋季，沒有蘇詩以季節隱喻人生的意涵。置於林椿畫的創作情形推想，沒有「一年好處君須記」的對象感，「橙黃橘綠」只是代表季節，甚至只指橙和橘兩種水果。

文圖學在分析文本的意義時，有「明指」和「隱喻」兩種表現方式。「明指」即一等於一，畫黃橙即黃橙，再無他意。「隱喻」即一大於一，畫黃橙指黃橙和它附帶的季節感，由自然的四季引伸到人的成長和衰亡，亦即把黃橙視為一種符號。符號在不同文化編碼，解析得出的結果未必一致，符號是能指；符意是所指，二者可能因物質屬性而讓世人約定俗成，知曉彼此的對應關係，形成詮釋的閉環。相對的，符號和符意也可能因文化語境不同，存在變動異化的關係，文學隱喻的多元有賴於讀者和後續作者踵事增華。

繪畫的本來功能是「存形」，如實記錄物象的外形，北宋以蘇軾為核心的文人畫觀念，主張將文學「宣物」的功能加諸繪畫，所謂「詩是無形畫，畫是有形詩」。描述情狀是文字的天職，依詩人的表達功力和讀者的接受程度而有深淺的「心象」——畫，既然是「無形」的畫，便容許落差的空間。至於「畫是有形詩」，要求被看見形塑的結果，而且要有文學修辭一般的圖像符號和符意。如果符號和符意是直接的關係，即畫黃橙即黃橙，沒有他想，便是「明指」。富含「隱喻」的黃橙嘗試讓觀者畫外觀想，看得出是黃橙（有形），但是含意朦朧或別有層次，就成了「有形詩」，像語言一樣能夠被重重解讀。

取材於文學作品的詩意圖本身便具有文學的基因，既期待具現詩意，又期待畫外生意，予人玩味無窮，此即高宗題寫趙令穰畫〈橙黃橘綠〉的藝術高度。林椿的〈橙黃橘綠〉精細工巧，達到了「存形」，未臻「有形詩」、「無聲詩」，¹⁹然仍不失為佳構。

林椿畫雖然可能沒有繼承蘇軾「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」的殷切，南宋因蘇軾詩衍生的橙橘意象，讓我們不排除林畫的吉祥寓意。《夷堅志》「一年好處」條曰：

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，好采東坡詩「一年好處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」之語，名之曰「好處」。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，獨標曰「一年好處」，頗為新奇。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巧外為江東轉運副使，到任恰滿歲而卒，殆成讖云。然韓退之詩曰：「天街小雨潤如酥，草色遙看近却無。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。」則「好處」二字，難專以歸橙橘也。²⁰



圖8 宋 林椿 橙黃橘綠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愛好蘇軾詩，進而多種橙橘，取「好處」的兆頭，是將橙橘的植物屬性注入文化意義。有趣的是，這種附加價值還必須有所約限，唯其不遵守原詩的「一年好處」，才能跨越「一年」，近乎文字遊戲的詩識了。

結語

通過文圖學重視的文本細讀方式，本文梳理了宋高宗題寫傳趙令穰〈橙黃橘綠〉的蘇軾詩文字，考察蘇軾詩集版本、宋人徵引轉述等方面，認為高宗題詩接近蘇詩本意，繪畫寫景有如攫取瞬間，為自然定格，合於蘇軾詩「正是橙黃橘綠時」的「當下即是」意識。

過去賞析蘇軾的〈贈劉景文〉多所誤導，以致曲解此詩真意。蘇軾語不在同情，而是彼此勉勵，高宗取之題畫，也有壯士暮年的志氣。以傳趙令穰作品為例，歸結詩意圖成就詩情畫

意的要點，包括私情化公、觀者代入，以及畫面的虛化留白。

沒有相應詩句的林椿畫，寫生細緻，雖然不像傳趙令穰呈現「無聲詩」、「有形詩」的

美感，合觀林畫和同時代文人受蘇詩影響，為橙橘賦予「好處」意象，本屬「明指」表現的林畫，也增添了吉祥的隱喻。

作者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

註釋：

1. 還有一件題為趙孟頫繪的同名之作。另有構圖和林椿〈橙黃橘綠〉圖相近的樓觀〈霖林嘉寶〉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）、馬麟〈橘綠圖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，參見王耀庭，《書畫管見集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7），頁 146。
2. 林莉娜，〈宋趙令穰橙黃橘綠〉，收入林莉娜編，《秋景山水畫特展圖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9），頁 66-67；許郭瑛，〈趙令穰橙黃橘綠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 285；〈宋林椿橙黃橘綠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名寶上珍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 236。
3. 許文美，〈詩意與新意——南宋宮廷畫家馬遠馬麟作品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31 期（2010.10），頁 78-89。
4. 〈宋林椿橙黃橘綠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名寶上珍》，頁 236。
5. 衣若芬，《春光秋波：看見文圖學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0），頁 2-8。
6. 衣若芬，〈宋代題「詩意圖」詩析論——以題「歸去來圖」、「憩寂圖」、「陽關圖」為例〉，收入氏著，《觀看、敘述、審美——唐宋題畫文學論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），頁 266-329。
7. Hui-Shu Lee, *Exquisite Moments: West Lake & Southern Song Art* (New York: China Institute Gallery; Distributed by Art Media Resources, 2001), 44-47; 李慧淑，〈壺中天地：西湖與南宋臨安的藝術與文化〉，收入何傳馨主編，《文藝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），頁 32-65。
8. 〈宋〉蘇軾著，張志烈、馬德富、周裕鐸等主編，《蘇軾全集校注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10，以孔凡禮 1982 年點校《蘇軾詩集》、1986 年《蘇軾文集》、1958 年重印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為底本），卷 32，頁 3600。
9. 〈宋〉曾慥編，《樂府雅詞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，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），卷 4，頁 147。
10. 〈宋〉胡子，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》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78，采清乾隆楊右啓經樓依宋重刊本為底本），卷 10，頁 73-74。
11. 魏慶之編，《詩人玉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，以古松堂本為據校以寬永本，異同之處參酌明嘉靖本），卷 8，頁 184。
12. 此詩通行本作〈惠崇春江晚景〉，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前期刊本為〈惠崇春江晚景〉。
13. 例如吳小如，〈析蘇軾《贈劉景文》〉，《名作欣賞》，1989 年 3 期，頁 39-40。文中云：「劉因以世家子弟而潦倒終身，年近六十，猶朝不保夕。作者〔若芬按：指蘇軾〕第二次到杭州做官，與劉一見如故。既憫傷其愁苦，又希望他振作，不致因老病困窮而長此頹唐下去。」
14. 〈宋〉蘇軾，〈乞贈劉季孫狀〉，收入張志烈等編，《蘇軾全集校注》，文集，卷 35，頁 3518-3519。
15. 〈宋〉曾丰，〈秋日自適〉，《緣督集》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），冊 1156，卷 6，頁 58。
16. 〈宋〉楊萬里，〈早炊童家店〉，《誠齋集》，收入《宋集珍本叢刊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4，據明汲古閣鈔本影印），冊 54，卷 32，頁 367。
17. 〈宋〉陸游，〈天涼時往來湖山間有作〉，收入錢仲聯等編，《陸游全集校注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5，《劍南詩稿》以汲古閣後印本為底本），冊 8，頁 110。
18. 〈宋〉章甫，〈太湖秋晚〉，《自鳴集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），卷 6，頁 138。
19. 〈宋〉黃庭堅，〈次韻子瞻子由題憩寂園〉之一：「李侯有句不肯吐，淡墨寫出無聲詩」；劉琳等點校，《黃庭堅全集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，以光緒義寧州署刻本為底本），正集卷 9，頁 212。
20. 〈宋〉洪邁，《夷堅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，甲乙丙丁四志據嚴元照影宋手寫本，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，三志己辛壬，均據黃丕烈校定舊寫本），支乙卷五，頁 835。